





廣滑稽卷之三十三目錄  
程史

四德元亨利

是以知其佳

看命西司

請鐵券

却是諱出去二字

勉力爬沙

第二場更不敢

先去五賊

做賊却做官

小寒大寒

二勝環

猫噬鸚鵡

曾經宣喚

蜀伶俳語



帶汁諸葛亮

隨隱漫錄

不欲附姦臣傳

竹香子

和靖七世孫

幙府燕談錄

馱得三千石穀

聞見錄

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錢眼內坐

忠孝奴

談苑

農水

當朝多喚子

並無公私過犯

何謂姜制之

聊以效顰

晏稍使枕不正

渴睡漢

三條帶

以短李相為餌

鞍材

白超

但不要及它新法

不特能繫筆

逢這短谷

紙酒塞門



王欽若嚇我

寄箋

三頭兩面

奉贈一行

總在街上唱道裏行

後山談叢

令各權發遣

避孔塔

你好雀兒肚腸

早作聲

可談

此真項安齋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三老問年

鬪牛掉尾

平天冠作工直

但恐回不要

吾與君皆異人

但止乞頭

東坡手澤

此事不易消除

楊慶處士妻

此事喚醒他



廣雅稽卷之三十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曹霽楚甫校

程史

四德元亨利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  
譚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  
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徧國中  
無能屬者首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四詩風雅頌



介如言復之方共歡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  
 元亨利使睚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邪謹闕  
 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仁祖廟諱也使出  
 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為坡逆敘使自愧弗  
 及迄自溝徃返斷舌不敢復言他  
 先去五賊

東陽陳同父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貪士鄰富  
 家每羨其鄰之樂旦日夜冠謁而請焉富翁告曰致  
 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如言復謁乃命特  
 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曰大凡致富之

余謂此五賊  
見之者昌

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  
 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面退同父每  
 言及此輒掀髯曰何等人耶

是以知其佳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  
 歿所恨未知歿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  
 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歿而不佳歿者皆  
 逃歸矣一歿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做賊却做官

海寇鄭廣陸梁甫福問飄駛兵犀雲合凶命無不一  
 當百自號滾海蛟有詔命以官廣且望趨府羣寮以  
 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  
 入末衙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  
 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慙噓以章  
祥好誦此詩每日今天下七大夫媿  
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看命西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東日設肆於門標曰看命司

蓋以東司嘲  
 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  
 以有司自命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

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  
 者多悟而笑其人媿報亟  
撒不敢留

小寒大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為知閣門事頗與密議  
 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  
 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取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  
 銓曹方徘徊浩歎就日者問得祿之期日者曰君命



甚高但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  
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皆燕者皆縮頸匿笑  
請鐵券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從中調護六龍反  
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  
時朝廷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  
辭遂造堂袖制以懷忠靖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  
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二凶大喜明日將朝郎官  
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

先輩應變妙手

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  
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  
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如曰此可  
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 二勝鑲

秦檜以紹興間賜第賜銀絹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  
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  
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詎語雜至賓歡既  
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為髻



唐書卷之三十三  
四  
蓋諷以二聖  
還朝

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鏤為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鏤曰二勝鏤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請銀絹例物此鏤掉腦後可也

### 諱出去二字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人懷速化之望有五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眾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眾知其善諢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闈者告以

某官不在留門狀客怒叱闈曰凡人死者乃稱不在某官獨無諱忌乎我必面白泊汝罪闈拱謝曰小人誠不能曉諱忌當復作何語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闈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

滿座皆大笑

### 猫噬鸚鵡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乾道間楊嗣清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



堂曰譬之人家市猫於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扶雕籠以噬鸚鵡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至今蜀人談諺以非誣善類者為猫噬鸚鵡

勉力爬沙

虞雍公竈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於米石還至金陵警報皆至蓋亮已懲前衄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眾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酌卮醪以前雍

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配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

曾經宣喚

宇文忠惠節紹在樞府余問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



廣雅釋義 卷之三十三 六  
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  
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  
他醫言杖皆有癩惟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消  
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藥  
售於市者輒揭扁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於上  
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白曾經宣  
喚今此方無乃其比邪子將誰售

第二場更不敢

胡給事既新知貢院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

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案矣  
晡後忽一老儒擿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  
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需  
字乃從雨為可疑衆曰是闕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  
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但云禮部韻注義既非  
增一雨頭無害揖而退如言登卷坐遠者或不聞知  
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需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  
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  
夕之對應曰如字庭中大諠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



年利害不細簾前闈木如拱皆折或入於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物色為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折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名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板數之無遺又問唐名將何人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姓雷歷考史牒未

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一人自稱教授前居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襦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

蜀伶俳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醮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



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為古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折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為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吃以選調為淹抑有慙慙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

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蹶頰曰如之何何必改充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憮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燧取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

帶汁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議論自負莫敢櫻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容日盛相與慙慙直以為卧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



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行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倬既潰符離僕又敗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灤傳師為法曹好譴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將罪之會

隨隱漫錄 宋臨川陳隨隱著

不欲附姦臣傳

青溪汪先生初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熟水器每對之不樂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為器皿奈何以是污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愧色蔡京當國欲知名士附已以宗子博士召方辭不就惑潛問其故曰吾異時不欲附姦臣傳耳

竹香子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甌後滑辣光聲教君霎時飲霎時



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送三斤君  
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  
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  
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定見瓜皮搭李皮

幙府燕談錄宋畢仲詢

馱得三千石穀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

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愜意每以為恨嘗騎過市  
遇李生滑稽能譖遮道謂曰君馬新市其價幾何曰  
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稱壯健以為價賤王怪之李生  
曰馱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邪

聞見錄宋羅點

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  
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枚燄明而香滃鈞天  
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惟太后旋鑿沙漠復



廣雅釋義 卷之三十三  
值稱壽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君不  
聞上至奉卮曰燭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爾爹爹  
每夜常設數百枚諸人閣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  
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 錢眼內坐

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  
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  
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  
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循玉

曰不見其星衆駭復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郡  
王在錢眼內坐耳殿上大笑張最  
多贊故譏之

### 忠孝奴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  
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以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  
當竭力忠則盡命

談苑宋孔毅父撰

### 農水

石中立續除參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



何也曰宣徽院水其冷石曰若司農寺水宜呼為農水也坐者大笑

### 賞錢兩貫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元昊使人入市賣菽菹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

賞錢兩貫文

比竦聞之急命藏拵而已  
論播遠近矣竦大漸沮

常朝多喚子

王汾嘲劉放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放應聲云寒食每尋君蓋以汾為墳耳

### 並無公私過犯

熙寧中閩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後招降于官為三班殿直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益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為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為笑

### 何謂姜制之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制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



廣雅釋名 卷之三十三  
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對曰子  
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  
問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謂姜制之

聊以效顰

郭忠恕漢相陰公辟從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館於  
內侍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剃鬚神興驚問  
之對曰聊以效顰耳

晏梢使柁不正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只以請

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  
至橋下故使人觸柱而橫厲聲呼曰晏梢使柁不正  
也

渴睡漢

呂文穆溥游一縣胡旦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其詩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  
年中甲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  
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

次榜果  
中首選

三條帶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笑曰休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以短李相為餌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游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午釣時此等蒙漢為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釣曰以日月為釣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之贈

輓材

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輓祭舊制知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輓矣汝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比吾物也傳者以為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輓祭所得絹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戲謂同列曰此皆輓材也

白超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  
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視之無它  
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奏之真宗初亦  
訝之以示冠準華微笑曰臣聞開封府有伍伯姓白  
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  
遂以為况真宗方悟而笑

但不要及它新法

紫姑神頗黠捷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  
不善作詩姑書仄日有理有理軾云軾非不善但不

欲作爾姑曰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不特能繫筆

李公懌於秘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  
手植之竹蓋自許他日謚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  
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邪是時京師有李文  
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

逢這短畧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  
遭此霖兩瑀云今後轉更疎濶也王曰何故答云逢



廣雅釋義 卷之三十三 十六  
這短晷益譏王之侏儒

紙酒塞門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於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正乏資由是獲美醞盈室焉

王欽若嚇我

丁謂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寄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子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三頭兩面

党進過市見縛拘攔者問汝誦何言優者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



之人即命杖之

奉贈一行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密府王尚戲狄之涅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奉贈一行伯庸為之大慙

總在街上喝道裏行

陸經多與人寫碑銘頗得濡潤人有問子履近日所寫幾何對曰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裏行

後山談叢

令各權發遣

王荊公為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為鹿麕麕不及中三牛為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為

麕三鹿為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

往往自小官暴擡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避孔塔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



蓋嘲貢父鼻  
孔塌也

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賊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  
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故曰吾愛其詩將和之吏曰  
賊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  
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于路趨捷躍而  
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行人所經憧避之  
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  
名遂共謂避孔塔絕倒者

你好雀兒肚腸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

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  
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肚腸

早作聲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  
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南豪子以  
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  
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  
投之水中吞吐有聲孰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  
此



可談 宋朱或著

### 此真項安癩

慈善光獻王后嘗夢神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癩神宗  
密求諸臣及詢吏部無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為相癩  
癩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告  
上曰此真項安癩也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贊每忌人  
視為大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  
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  
之了元曰冲卿在前穎在後蔣即大喜

### 東坡志林

### 玉汝金吾

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  
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  
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  
怕李金吾

### 三老問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  
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  
其核於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



鬪牛掉尾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

平天冠作工直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公笑不答久之曰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捐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

以與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但恐回不要

顏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為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

吾與君皆異人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



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  
異人乎

但止乞頭

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  
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  
乞頭道人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東坡手澤

此事不易消除

州太守楊君來通守張君規邀余出游安國寺坐中

論服氣養生事余云皆不足道惟在去慾張云蘇子  
卿噉雪啖糞蹈背出血曾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  
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爾况洞房  
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

楊慶處士妻

真皇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樸能為詩召對  
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樸言微臣妻  
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  
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面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



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不能送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慶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乃去

此是喚醒他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余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更之間誰為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一史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廣滑稽卷之三十三終



廣滑稽卷之三十四目錄

絕倒錄

由一縣被壞

老饕食賦

實不用二藥

默卷記

戲拆名字

步里客談

蘇柳詞

錢氏私志



大師亦是魔君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喫糞煮飯

齊東野話

名字作詩賦

北窻炙輠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春渚紀聞

將上天去也無妨

古今詩話

膠少

蕙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此風之始

宣和遺事

預借元霄

韋居聽輿

建義井

中吳紀聞

芭蕉



悅生堂隨抄

斷不學王彥超

餘如故

取名用百字

同東集

廬陵官下記

我嗟吞得你嗟

過庭錄

丁線諧俳

三千布被客

孫山綴榜末

大葫蘆種

茶亦病人

澗上丈母

泊宅編

為天下卒之勸

三斗火一盤水

書漫錄

燒朱院

和着賊詩

司馬却有祖風

直是怕那渣然

游宦紀聞

斂板鞠躬

夢溪筆談

獐鹿同籠

曹公右軍



墨莊漫錄

祇是權攝

又添一豸

尋常百姓

和尚置梳篦

益須焚黃

給事尚書

懶真子

難倒司馬端明

四方馬頭

歸田錄

誦鵬賦

潤筆

九皇生菜

水底眼中

面不過樸子大

樂善錄

若打得過自不問

昭州試命一迴

館職裏行

害腳法師

門生未有人

謝公敦

舍弟叔齊

增減太八年

女妃九龍

此亦九百

觸牆望月

鮎魚上竹竿

肥瘦香臭

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泄氣獅子

鬪髀亦無

鸚哥幾時籠閑

廣滑稽卷之三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由霽齋禁甫校

絕倒錄朱暉

內一縣被壞

游連滑稽善嘲諷以吏職補官任袁州巡轄彼中有  
王知縣者游初與甚狎後因杯酒失權游怒之值歲  
除於庭揭二巨桃符題曰戶封七縣家給千兵夜始  
分游往駕賀馬預知其為謁而見也黎明王果來見

千字文戶封  
八縣



所題笑曰此非千文內一聯乎游曰是也王云七縣者何謂游曰君知否內一縣被閣下壞了王不懌去

老饕賦

老饕賦見於蘇文忠集中近有謀應制者為擬老饕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譏云賦曰齒刺唇搖心煎腹熬常眼落於鏑鉞每情動於厨庖晨之興也掃半碗之豆粥食數甌之雪糕時之凜也盪三盃之卯酒徒一早之醕醕方投箸而捫腹一噉腐而心嘈嗟夫物理豈消兮幻體有漏人情可卻兮賓席難逃海味之去

酒也而實憎於小器非肉之不飽也而尤便於大燒蟹圓臍而巨螯魚帶子而多膠遇若登於春臺享東家之太牢益新舊宜於合和而生熟異於烹庖飲福者則必覆醖歡醑者嘗亦哺糟每常偏於市食終莫及於家有切緣孟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之宴悉遵洪量之豪易素得於需卦物可及於鱗膾故先生之願游者綺席深不戀乎絺袍利嘴尖頭兮探鄉黨之吉凶尋香逐氣兮裒醜金以游遨既盍簪而發笑何淨盤而見嘲先生一笑而起尋東司而上



茹

實不用二藥

李先生者居餘杭門外善貨殖日賣養脾丸於市常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家蓄二婢以事炮製李一旦飲醉溺死於河墓門懸云發藥李郎中坎或又題牌後曰賣藥李郎中昂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溺死運河東未幾家計蕭然其妻遣去二婢尋棄所居携二子事人或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耶妻云向所遺去

二婢先夫專委修合一名曰木香一名曰丁香實不用二藥也故受斯報

默卷記 王鏗

戲拆名字

王荊公嘗戲拆劉貢父名曰劉放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拆荊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山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宁荊公大愧而心銜之

步里客談 陳唯室

蘇柳詞



廣雅釋義 卷之三十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  
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  
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  
東去公為之絕倒

錢氏私志錢世昭

太師亦是

徐神翁至京師蔡京謂徐曰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  
北盜賊方定徐曰太平天下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  
間作壞世界蔡曰如何得識徐笑曰太師亦是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古金  
吾衛上將軍韓政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向中  
人以上說話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到漏舍  
誦天童經數十遍聲琅琅然空云對天童豈可稱我  
是皇天生我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  
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字  
皆敗為小人誦畢贊嘆云這天童極靈聖王才元少  
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唐詩卷之三十四  
喫糞煮飯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謂周易聞其弟學士初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翼日令所親詢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糞煮飯時否學士笑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州喫糞煮飯是為甚底

齊東野語

名字作詩賦

張又延平人入太學為齋長其人眇小而動以苛禮律諸生莆田林叔弓亦輕薄士也乃以其名字作詩賦嘲之其賦云身材短小欠曹交九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叉一點之墨其詩云中分爻雨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全無分人前強出些聞者絕倒

北窻炙輠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王介甫論楊子投閣為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它日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軾亦疑一



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春渚紀聞何遣

將上天去也無妨

東坡先生元祐間出知錢唐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捲作公名銜封京師蘇侍郎宅顯見為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捲中何物味道恐惑前曰今秋冒忝鄉薦集贖若干置貨因計所經輒稅至都下不半存矣念當今負

長公度量如此

天下重名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偽假先生台銜緘封來不知先生業

已臨鎮罪實難逃公熟笑呼掌牋奏書史全去舊封

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去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

古今詩話

膠以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為奏車駕臨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為十七字詩



相公新賜第梁上生芝草為甚脫下來膠少

蕙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譬

上杏花真有幸奴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

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

之老兵忽自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

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此風之始

倘二更時呼至不識清獻何以處之老兵承命不往非清獻不有此從人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為口實

宣和遺事

預借元宵

宣和五年令都城自臘月初一日放鰲山燈至次年

正月十五日夜謂之預借元宵徽宗至日出觀之時

有諛詞末句云奈吾皇不行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

妾胡不曰此風始還屬夫人



陰晴未保

韋居聽輿宋陳直齋子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妬有滕公聘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暑以渴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箇相公為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乎

中吳紀聞

芭蕉

初朱勔之進化石也聚於艮嶽之上以移根久為風

日所殘未幾即稿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宴伶人因諷之有持梅花出者問曰此何物也應曰芭蕉有持松檜出者亦以芭蕉答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云此某花比某木何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為之少破悅生堂隨抄買似道

斷不學王彥超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右金吾將軍王彥超告老得休致處裕常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

這老子官興不淺



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餘如故

石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諧戲雖對面戲人人不以為怨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  
參政麻有餘如故語謂餘官如故也此借意  
餘如故安可改

取名用百字

有侍范蜀公者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尋盡矣至於百發百中亦取以為名或曰輒有俚談可為一笑公曰何也曰百霧百利百巧百窮必不敢以為名

蜀公為之掀髯大笑

同東集

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萃成帙求劉從事為序劉書曰師雖集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命為同東集然師之詩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廬陵官下記

我嗟春得你嗟

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嗟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

此當是蛙



此當是蛇

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  
云一物坐也卧行也卧立也卧卧也卧客不能曉曹  
曰我謎吞得你謎

過庭錄 宋范公偁著

### 丁線諧俳

元祐間伶人丁線見教坊長以諧俳稱宰相新拜教  
坊長副庭叅即事打一俳戲之語賜絹伍匹益故事  
也元祐年范汲公忠宣拜相日以任重為憂容色愁  
厲未嘗少解丁生及副丁石叅謝忠宣丁線見言曰

餓殺樂人也相公丁石曰今時和歲豐朝野歡樂爾  
何餓為線見指忠宣而言曰是他着這幾箇好打關

趁浪我革衣食何患范忠宣亦  
為一晒

丁石與劉革老同里發貢革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  
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革老拜相與丁線見同賀革  
老革老以故不欲庭辱之乃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  
勞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今賤相去如此  
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線見  
因自啓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



不上劉為大笑

三千布被客

范忠宣自入仕門下多食客至貴益盛守陳以已俸作布衾數十幅待寒士時人為之語曰孟嘗有三千朱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譏其儉也

孫山綴榜末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大葫蘆種

一相士黃生見黃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為游謁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子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為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或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譚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茶亦病人

劉貢父如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



貢父晚得風疾  
蒸器場律飛  
始塵始乎

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  
有別詩曰盡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  
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者  
院去城四十五里迂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  
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為酒病永叔  
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澗上丈母

唵音忽又呼骨切

隸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  
弟忤其意遂捶之鄉親中唵者目曰愷悌君子自號

澗上丈夫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  
止妖嬈目為澗上丈母

泊宅編 宋方均著

為天下卒之勸

狄武襄公青本供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  
或請去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宣諭之對曰非不  
能姑欲留以為天下卒之勸

三斗火一盤水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



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二子各執偏見而皆有稱於一時俗語云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篋裏一盤冰

畫墁錄宋張舜民著

### 燒朱院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年曰尔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日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

### 和着賊詩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與着賊賊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為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着賊詩

### 司馬却有祖風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為張存龍圖婿張夫人賢惠



龐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凡歲幾朝溫公未嘗眴睞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會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公怫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穎公幕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或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斃廝趨

直是怕那盞

意以婢子為文君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盞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真是怕那盞

游宦紀聞 宋張世南著

飲板鞫躬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



廣雅釋 卷之二十四  
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  
筆於楮以為他日證驗於是索筆持書云目今斂板  
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誚云是  
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  
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

夢溪筆談 宋沈括著

獐鹿同籠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一麋一鹿同籠以問元澤名何  
者是麋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麋邊是鹿鹿

邊是麋

曹公右軍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  
為右軍有一士人遺醋梅與燂鵝作書云醋浸曹公  
一鬢瓦湯燂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著

祇是權攝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谷書云新詩篇皆奇老拙此回  
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聊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



唐書 卷之三十四  
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昭州試命一廻

紹興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  
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  
劉安世時蔣之奇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以  
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廻

盖以昭州多  
不利故

又添一多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  
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一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

磨又添一多

館職裏行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秋閣諸公交語好事  
者戲目之為館職裏行

尋常百姓

陳輔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  
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  
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  
輔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害腳法師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決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

和尚置梳篦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

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願傳飲一醕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侍姬人或問命名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爾

避暑錄和尚置梳篦亦裡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為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為然嘗爭之不勝翼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為厲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



門生未有人

王禹偁元之久為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  
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  
七八年三為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黃州才  
藻書詞臣幾嘆門生未有人自笑晚游金馬客曾來  
三鑠貢闈春

益須焚黃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可當行詞因  
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益須焚黃耳

謝公墩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竇公  
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  
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  
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給事尚書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  
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  
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欲尋屬對無有其事



尚書取常輸  
字同音

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嘗為宣撫使  
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我有對矣棄甲曳兵而  
走宣撫尚書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對益為帥臣  
嘗為賊所窘也

### 舍弟叔齊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  
有舊者來與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  
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  
甚無以為生以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

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  
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  
遺制墳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  
冢相連乃伐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  
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  
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  
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  
舍弟叔齊豈能為人故人大笑而去

懶真子宋馬永卿著



難倒司馬端明

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父不及往聽今幸畧謂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公年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考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

四方馬頭

莊子疏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鈎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鈎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



意也疏乃以直為馬齒曲為頭項方為馬頭圓為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

女妃九龍

同州登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歸田錄宋歐陽脩著

誦鵬賦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

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此亦九百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

昨謂宰相如哄堂

此何以鎮服百僚

潤筆



蔡君謨既為歐陽脩書集古錄目序刻石脩以龍茶  
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謂太清而不俗後月  
餘有人遺脩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難曰香  
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清泉地名香餅  
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觸牆望月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  
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  
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

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目相議誚琪嘗  
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  
聲

九皇生菜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為文空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  
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  
大笑而易之

鮎魚上竹竿

閑燕常談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曰懽聲似



廣淵稽 卷之五十四  
鳳來啣詔喜氣如鷄去揭竿韓子倉喜為更之曰窘  
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

### 水底眼中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

### 肥瘦香臭

盛文肅公豐肥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  
如削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

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率性喜焚香其在官  
舍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單之撮其袖  
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  
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棺職而  
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  
瘦梅香竇臭

### 面不過楮子大

呂蒙正為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  
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



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樂善錄宋李昌齡著

打得過自不問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  
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  
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  
坐間韶復舉前話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  
以為如何刁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  
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

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

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  
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  
曰大風起兮眉飛楊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泄氣獅子

此可為浮薄者戒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于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  
誚其里號為豬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  
姿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為說法馬留



廣雅釋義 卷之三十  
時郡麓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鬣髯社人  
目為泄氣獅子王景亮又從而轉為七字對曰說法  
馬留為察訪泄氣獅子作知州惠卿大啣之因諷部  
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齏粉矣

髑髏亦無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為晉相李崧  
收用遂得人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迦  
意構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葬於昭覺寺基門  
屢掩屢開寺僧復為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無

此可為傾險  
者戒

一物矣張舜民間而嘆曰陶穀平生恃險自謂其頭  
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鸚哥幾時籠閉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木  
心經段剪其兩翅閉以雕籠加意養熙寧六年段  
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  
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  
幾時籠閉豈亦不在怨恨乎

段大感悟  
即日放之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終

廣滑稽卷之三十四終





